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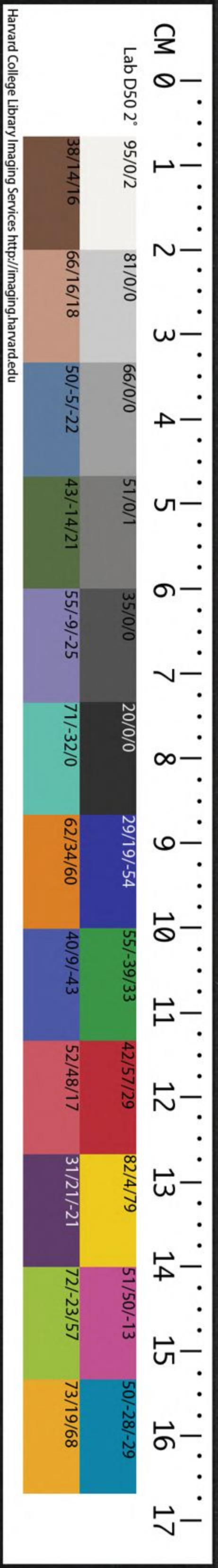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T2516/7938(51)

南游一

卷之
而而
十二
十三

Made in Japan



史緯目錄

卷一百十二南齊書一本紀

高帝

武帝

鬱林王

海陵王

明帝

東昏侯

和帝

卷一百十三南齊書二志

禮儀

天文

州郡

卷一百十四南齊書三列傳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太子長懋

后妃文惠太子妃王氏

鬱林王妃何氏

東昏侯褚氏

褚淵賁 褚瓘秦 褚炫向

王儉鸞

張瓌

柳世隆

垣崇祖榮祖 垣曇深

張敬兒

王敬則

陳顯達

李安民

王玄邈

崔祖思

劉善明

周盤龍

桓康

焦度

曹虎

江謐

荀伯玉

王琨

張岱

何戢

王秀之延之 阮綸之 阮韜

王僧祐

王僧虔

張緒融

卷一百十五南齊書四列傳

虞玩之

劉休

庾杲之

太祖諸王 豫章王嶷

長沙王晃

武陵王晷

鄱陽王鏘

桂陽王鑠

始興王鑑

衡陽王鈞

江夏王鋒

南平王銳

宜都王鏗

晉熙王銖

河東王鉉

謝超宗

到摛

劉俊繪苞

虞棕

蕭景先

胡諧之

劉瓛

武帝諸王竟陵王子良

巴東王子嚮

晉安王子懋

建安王子真

南海王子罕

巴陵王子倫

臨賀王子岳

南康王子琳

陸澄

卷一百十六南齊書五列傳

周顒

王慈

蔡約

陸慧曉開絳

顧憲之

蕭惠基

王融

謝朓

袁象

孔稚珪

王奐

宗室始安王鳳遙光遙欣

安陸王緬

蕭湛

蕭坦之

江祐

江斡

何昌寓

謝淪

王晏 思遠

徐孝嗣

沈文季

卷一百十七南齊書六列傳

巴陵王昭秀

明帝諸王江夏王寶立

鄱陽王寶夤

裴叔業

崔慧景

張欣泰

文學丘靈鞠

卞彬

丘巨源

王智深

王摛

陸厥

崔慰祖

祖冲之

良政傅琰

丘寂之

何敬叔

虞愿

裴昭明

沈憲

孔琇之 魚毛景素

高逸褚伯玉

明僧紹 山賓

顧歡

劉蚪

宗測

庾易

沈麟士

徐伯珍

孔祐

孝義 崔懷慎

華寶

韓令敏

朱謙之

樂頤 預 解仲恭

江泌

蕭叡明

庾道敏

王虛之

宗元卿

郟縣小兒

封延伯

劉濂

辛普明

幸 紀僧真

劉繼宗

茹法亮

呂文顯

茹法真

魏虜

史緯卷一百十二

南齊書一

梁蘭陵蕭子顯撰著

清晉江陳允錫刪修

本紀

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姓蕭氏、東海蘭陵人、皇考承之、仕宋為漢中太守、氏帥楊難當寇漢川、承之破平之、封晉興男、及卒、梁土思之於峨公山立廟祭祀、太祖姿表英異、龍顏鍾聲、鱗文遍體、明帝即位時、四方反叛、授太祖輔國將軍、率將東討、至晉陵、一日破賊十二壘、分軍定諸城、封西陽侯、遷南兗州

刺史明帝常嫌太祖非人臣相而民間流言云蕭道成當爲天子明帝愈疑之遣冠軍將軍吳喜以三千人北使令喜留軍破釜自賚酒銀壺封貯以賜太祖太祖戎衣出門迎卽酌飲之喜還帝意乃悅七年徵還京師部下勸勿就徵太祖曰王上自誅諸弟爲太子稚弱作萬歲後計何關他族唯應速發緩必見疑今骨肉相害自非靈長之運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拜太子左衛率明帝崩遺詔爲右衛將軍與尚書令袁粲護軍褚淵領軍劉劭共掌機事領石頭戍軍事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於尋陽朝廷惶駭太祖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宜

頓新亭以當其鋒賊千里孤軍後無積委求戰不得自然瓦解征北張永可以見甲守白下領軍劉劭宜屯宣陽門爲諸軍節度我請爲前驅破賊必矣中書舍人孫千齡黨於休範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太祖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得至新亭兵衝欲以死報國耳乃單車出新亭加平南將軍治壘未畢賊前軍已至太祖乃解衣高臥以安衆心執白虎幡登西垣使將軍高道慶浮舸與賊戰大破之賊步上新林休範乘肩輿率衆至壘東短兵接戰自巳至午衆皆失色太祖曰賊雖多而亂易破也楊運長領射手七百人射之賊不得逼城張敬兒斬休範首臺軍及賊衆尚不知休範已死其別率

杜黑蠡急攻壘東。休範主簿蕭惠領數百人突入東門。太祖數百人與戰。賊推楯而前。相去數丈。分兵橫射。太祖手射傷十餘人。左右死戰。賊不能當。乃卻。衆軍復與黑蠡拒戰。自曉達明。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食。軍中馬夜驚。城內亂走。太祖秉燭端坐。厲聲呵止之。賊帥丁文豪破臺軍於皂莢橋。直至朱雀桁。劉劭戰沒。賊進至杜姥宅。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冠軍將軍沈懷明於石頭奔散。張永潰於白下。宮內傳新亭亦陷。太后執蒼梧王。手泣曰。事敗矣。太祖遣軍主陳顯達從石頭濟淮。問道自承明門入衛宮。闕休範典籤許公與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投名。

者以千數。及至。乃知是太祖。太祖隨得輒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父子。昨已就戮。屍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諸君善觀之。君等名字。皆已焚燒。勿懼也。官軍已平賊。太祖振旅凱入。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遷中領軍。進爵爲公。與粲等更日入直。決事。號爲四貴。加尚書左僕射。休範平後。蒼梧王漸行凶暴。帝威名旣重。蒼梧深忌之。嘗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熱。帝晝臥裸袒。蒼梧立帝於室內。畫腹爲射的。引弓將射之。帝神色不變。歛衫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棚。一箭便死。後無復射的。不如以電箭射之。又取電箭一發。卽中帝臍。蒼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手

滑稽之益
如進

何如，又刻木爲帝形，畫腹爲射棚，蒼梧自射之，命左右射中者加賞，皆莫能中。蒼梧復來燒領軍府，冀帝出，因作難。帝堅臥不動。蒼梧還宮，手自磨鋌，曰：「明日當殺蕭道成。」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大功於國，今害之，誰爲汝盡力？」乃止。高帝憂懼，密謀廢立於袁粲，不從。元徽五年七月戊子，楊玉夫等與直閣將軍王敬則弑蒼梧王，使左右陳奉伯藏首袖中，稱敕開承明門以與敬則。敬則馳至領軍府，叩門報帝，門不開。敬則自門縫中以首示帝，帝猶不信，乃於牆上投進。敬則踰垣入，帝跣出，敬則大聲曰：「事平矣。」帝乃戎服乘馬，夜入殿中。殿中驚怖，既知蒼梧死，咸稱萬歲。明日，召袁粲、褚淵、劉秉入會。

殿庭槐樹下計議，帝推劉秉曰：「丹陽宗室，今日之事，屬有所歸，秉未答。」帝鬚髯盡張，次推袁粲，又不受。敬則拔刀曰：「今日之事，應關蕭公，敢有異言者，血染敬則刀。」呼虎賁羽儀自取白紗帽加帝首，令帝卽位，曰：「今日誰敢動事，須及熱。」帝呵之曰：「卿不解事。」粲欲有言，敬則叱之。帝議立順宗，粲秉等從之。進太祖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荊州刺史沈攸之反，稱太后令召已下都。太祖入居朝堂，命諸將西討。平西將軍黃回前驅，湘州刺史王湛，太后兄子也，遭母喪，還至巴陵，與攸之通謀。湛至郢州，世祖爲長史。湛期世祖出弔，因害之。據郢城，世祖不出。湛至都，期太祖出弔，太祖復不出。司徒袁粲尚

書令劉秉見太祖威權日盛與蒞及黃回等相結舉事攸之
反問至太祖往石頭與蒞謀議蒞稱疾不相見尅壬申夜起
兵秉弟領軍韞及直閣將軍卜伯興等爲內應丹陽丞王遜
告變太祖命王敬則誅伯興韞遣諸將攻石頭王蒞將數百
精手赴粲城門已閉官軍又至乃散官軍攻石頭執蒞及劉
秉王蒞斬之沈攸之攻郢城不尅衆潰自經死太祖誅鎮北
將軍黃回進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太傅領揚州牧昇平
三年三月進位相國總百揆封齊公備九錫之禮四月進爵
爲王辛卯宋帝禪位遜於東邸出東掖門問今日何不奏鼓
吹左右莫有答者建元元年夏四月甲午卽皇帝位於南郊

鼓吹已奉
新帝矣

禮畢大駕還宮臨太極殿大赦封宋帝爲汝陰王築宮丹陽
縣以褚淵爲司徒子嶷爲尚書令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映
爲荊州刺史西中郎將斷四方上慶禮詔二宮諸王不得營
立屯邸封畧山湖弛鹽鐵稅禁減太官稅改元嘉曆爲建元
曆木德盛卯終未以正月卯祖十二月未臘詔曰設募取將
懸賞購士益出權宜自今可斷購募遣大使分行四方已未
汝陰王薨齊志也謚爲宋順帝誅陰安公劉燮等追尊皇考
曰宣皇帝皇妣爲孝皇后妃爲昭皇后詔宋末枯骸宜悉埋
藏備法駕奉七世主於太廟立子贖爲皇太子二年春二月
置巴州十二月車駕幸中堂聽訟三年春正月詔王公卿士

進讜言六月大赦逋租宿債除減有差四年春二月上不豫三月召司徒褚淵左僕射王儉曰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時來遂隆大業風道沾被升平可期遭疾彌留至於大漸公等奉太子如事吾當令敦穆親戚委任賢才崇尚節儉弘宣簡惠則天下之理盡矣死生有命夫復何言壬戌上崩年五十六葬武進縣泰安陵上少有大量喜怒不形於色淡沈靜默常有四海之心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奕棋第二品雖經綸夷險不廢素業服御儉樸後宮器物欄檻以銅爲飾者皆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人著紫皮履華蓋除金華瓜用鐵回釘每日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欲以

身率下移風易俗性寬嘗與直閭將軍周覆共棊累局不倦覆抑上手不許易行不以爲忤也所著文詔中書侍郎江淹撰次之宋明帝殺害功臣時上鎮淮陰每懷憂懼忽見神人謂上曰無所憂子孫當昌盛子孫被西昌殺戮皆盡昌盛安在

世祖武皇帝諱曠太祖長子也爲贛令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助反南康相沈肅之繫上於郡獄族人蕭欣祖破郡迎出肅之率將吏追擊上拒戰獲肅之遂舉義兵據郡城遣軍主張應期襲豫章轉寧朔將軍遷晉熙王燮長史行郢州事順帝立徵燮爲揚州刺史以上爲左衛將軍輔燮俱下沈攸之事起未得朝廷處分上以中流可以待敵卽據盆口爲戰守之

備。城內乏水，欲引水入城，始鑿之，遇伏泉湧出，如此者九處。城遂可守。太祖聞之，喜曰：「此真我子也。」遣平西將軍黃回等受上節度，事平，轉征虜將軍、江州刺史。太祖卽位，立爲皇太子。太祖崩，上卽位，遺詔以司徒褚淵錄尚書事，尚書左僕射王儉爲尚書令，車騎將軍張敬兒爲開府儀同三司。六月，立皇太子長懋。永明元年春正月，祠南郊，大赦。詔內外群僚進讜言，王公卿士各舉所知望氣者。云：「新林婁湖有王氣，築青溪宮，作婁湖苑，以厭之。」夏四月，詔曰：「魏矜、袁紹、恩、洽、丘、墓、晉亮、王、凌、榮、單、餘、裔，二代弘義，前載美談，袁粲、劉秉與先朝同獎，宋室沈攸之於景和之世，特有廼心，雖末節不終而始誠。」

可錄。歲月已往，宜特降宥，粲、秉、瑩、兆未修，可爲經理。攸之及其諸子喪柩，可符荊州，送反舊墓在所爲營葬事。五月，車騎將軍張敬兒有罪，伏誅。秋八月，魏人來聘。冬十月，使驍騎將軍劉纘聘於魏。二年夏四月，詔揚南徐南兗徐兗豫江諸州見囚，送臺親斷枉直。其遙遠州郡，委刺史詳察訊。六月，車駕幸中堂聽訟。八月，車駕幸玄武湖講武。四年春正月，富陽人唐寓之反，聚衆破桐廬錢塘等縣，害東陽太守，遣蕭崇之將宿衛兵出討，伏誅。車駕幸中堂策秀才。三月，國子講孝經。車駕幸學，賜祭酒、博士助教絹，有差。九月九日，出商飈館登高，宴群臣。館上所立，在孫陵岡，世呼爲九日臺者也。六年春三

月詔皇太子於東宮宣猷堂臨訊秋囚夏五月殿中將軍邯鄲超諫射雉賜死穎川荀丕以諫諍託他事誅之車駕幸琅邪講武習水步軍冬十月初臨太極殿讀時令七年春正月申明不舉子之科有產子者量定蠲卹冬十月詔曰王季澆浮舊章陵替吉凶奢靡動違矩則裂錦斷繡以競車服之飾塗金鏤石以窮瑩域之麗至班白未婚累葉不葬苟相誇衒罔顧大典可明爲條制八年春正月詔放還虜俘夏四月詔公卿已下各舉所知隨才授職進得其人受登賢之賞薦非其才獲濫舉之罰十一年春正月皇太子長懋薨夏四月立皇太孫昭業先是魏地謠言赤火南流喪南國至是有沙門

從北齋火而至色赤於常火熱小微云可以療疾貴賤爭取之多驗咸云聖火詔禁之不止火炙至七炷而疾愈京師有病瘦者以火炙數日而差隣人笑曰病偶自差豈火所爲此人便覺願間癢明日瘦如故後梁以火德興乃其驗也秋七月上不豫徙御延昌殿乘輿登階殿屋鳴咤上惡之虜大寇邊遣江州刺史陳顯達鎮雍州上慮朝野憂惶乃力疾召樂府奏伎戊寅大漸詔曰始終大期賢聖不免吾年近六十亦復何恨但皇業艱難萬機事重不能無遺慮耳太孫進德日茂子良善相毘輔內外衆事悉與鸞參謀尚書職務根本委王晏徐孝嗣軍旅捍邊之畧委王敬則陳顯達百辟庶僚各

奉爾職謹事太孫勿有懈怠又詔曰我崩之後身上著時服
畫天衣諸器服悉不得用寶物及織成等常所服刀長短二
口鐵環者隨入梓宮喪禮每存省約不須煩民諸王六宮並
不須從山陵內殿鳳華壽昌耀靈三處是吾所製夫貴有天
下富兼四海宴處寢息不容太陋此為奢儉之中顯揚殿玉
像諸佛及供養具如別牒有功德事可專在中自今公私皆
不得出家為道其起立塔寺以宅為精舍並嚴斷之諸小小
賜乞及閣內處分亦有別牒內外禁衛勞舊王帥左右悉付
蕭詵優量驅使之勿負吾遺意也上崩年五十四葬景安陵
上剛毅有斷為治總大體以富國為先頗喜遊宴雕綺之事

身沒未寒
後嗣見廢
無貽厥之
謀而斤斤
於細事其
言不足稱
也

南殺諫臣
有傷主德

言常悔之未能頓遣史臣曰世祖南面嗣業功參寶命文武
授任不革舊章明賞信罰皆由上出外表無塵內朝多豫機
事平理職貢有恒府藏克實民鮮勞役宮室苑囿未足以傷
財安樂有年衆庶所同幸亦有齊之良主也南史云齊梁紀
並云出自蕭何以及望之而望之本傳不云出自鄼侯齊梁
所書有乖實錄故改削之云

林王昭業文惠太子長子也高帝為相王鎮東府時帝年
五歲牀前戲高帝方令左右拔白髮問之曰兒言我誰耶答
曰太翁高帝笑曰豈有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即擲鑷起其
後問訊高帝帝指示賓客曰我基於此四世矣文惠太子薨

高帝五十
餘得曾孫
亦尚早鑷
可也

世祖立爲皇太孫居東宮世祖崩太孫卽位遺詔武陵王曄爲衛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顯達並開府儀同三司西昌侯鸞爲尚書令詹事沈文季爲護軍將軍竟陵王子良爲太傅蠲除三調及衆逋在今年七月以前者省御府及無用池田却治減關市征税先是每有蠲原之詔多無事實督責如故時西昌侯鸞任政欲市德於民實行恩惠海內欣然九月追尊文惠皇太子爲世宗文皇帝妃爲皇太后立皇后何氏隆昌元年夏四月衛將軍武陵王曄太傅竟陵王子良薨以鎮軍大將軍鸞開府儀同三司秋七月癸巳皇太后令廢帝爲鬱林王帝少美容止善隸書武帝特所鍾愛勅皇孫手書不得

妄出以貴重之進退音吐甚有令譽生爲竟陵王所攝養性辯慧接對賓客欵曲周至矯情飾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群小二十許人共衣食同臥起密就富人求錢無敢不與竟陵王自西州移西邸帝獨住西州每夜輒開後閣與不逞小人至諸營署中淫宴諸左右皆逆加爵位疏官名於黃紙使囊盛以帶之許南面之日卽便施行別作籥鈎每私出扇籥封題如故人無知者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相謂曰若言之二宮則其事未易若爲人所毆打及犬物所傷豈直一身不保且當盡室及禍吾年各七十餘生寧足吝耶俱自殺二宮不知也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帝謂豫章王妃庾氏曰

阿婆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今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帥動見拘執不如市邊屠酷兒百倍帝侍文惠太子疾及居喪哀慟號搶見者莫不嗚咽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於太妃房內截壁為閣道往何氏間輒彌時不出武帝往東宮帝迎車號慟絕而復蘇武帝自下輿抱持之令女巫楊氏禱祝速求趙佗及文惠薨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呼楊婆初人間有楊婆兒歌蓋此徵也武帝有疾又令楊氏日夜禱祈令宮車早晏駕時何妃在西州武帝疾稍危與何氏書中央作一大喜字作三十六小喜繞之侍武帝疾憂容慘感言發淚下武帝每言及後事帝輒哽咽不自勝武帝以為必能荷負大

可笑

五年即位
明年見廢
文帝五年
以後

業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厝意五年以後勿復委人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崩執帝手曰阿奴若憶翁當好作如此再而崩大斂始畢悉呼武帝諸伎備奏眾樂即位未逾旬毀武帝所起招婉殿以材賜闈人徐龍駒於其處為馬埽馳騎墜馬傷面頤稱疾不出者數日武帝梓宮下渚輶輓車未出端門便稱疾還內奏胡伎鞞鐸之聲震響內外司空王敬則謂射聲校尉蕭坦之曰何可便如此耶坦之曰是內人哭響徹耳於閣內乘婦人車往問訊后母廣昌君宋氏因微服遊走市里常往文帝崇安陵隧中與群小作擲塗賭跳放鷹走狗雜狡僧帝既失道朝事大小皆決之西昌侯鸞極意賞

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輒曰：我昔時思汝一個不得，今日得用汝未？武帝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三億萬餘，金銀布帛不可稱計，卽位未朞歲，所用垂盡，開主衣庫給闈人，豎子隨其所欲，恣意輦取，取諸寶器相剖擊破碎之，以爲笑樂，居喪裸袒，著紅縠褲，與文帝幸姬霍氏淫通，改姓徐氏，皇后亦淫亂，齋閣通夜洞開，內外淆雜，無復分別，徐龍駒專總樞密，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朱隆之直閤將軍曹道剛、周奉叔爲之羽翼，西昌侯鸞屢諫不納，旣而尼媪頗傳異語，帝旣忌鸞，鸞遂誅龍駒，奉叔珍之，帝不能違，中書令何胤，以后叔直殿省，帝隨後呼胤爲三父，與胤謀誅鸞，胤不敢當，乃謀出鸞於

西州，中敕用事，不復關諮，鸞使蕭詵誅曹道剛、朱隆之等，率兵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失履，王晏、徐孝嗣、陳顯達等繼進，帝在壽昌殿，裸身與霍氏相對，聞外有變，使閉內殿諸房間，令闈人登與光樓望之，還報云：見一人戎服，從數百人急裝，在西鐘樓下，須臾蕭詵領兵先入，帝走向愛姬徐氏房，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纏頸，輿接出延德殿，詵之入，宿衛將士欲拒戰，詵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乃止，及見帝出，各欲前奮，帝竟無一言，出西弄，弒之年二十二，葬以王禮，霍氏及廣昌君宋氏賜死，餘黨並誅，武帝時有小吏姓黃，名太子，武帝曰：皇太子不可爲名，於是移之於外，易名

爲犬子處士何點曰太子者三才之所係今化而爲犬不得立矣既而文惠薨鬱林廢黜此其驗也

海陵王昭文文惠太子第二子也鬱林王卽位封新安王鬱林王廢西昌侯鸞立之七月丁酉卽位改元延興以鸞爲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宣城公九月誅司徒鄱陽王鏘大將軍隨郡王子隆遣平西將軍王廣之誅南兖州刺史安陸王子敬於是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起兵遣中護軍王玄邈討誅之又誅湘州刺史南平王銳郢州刺史晉熙王球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鏗進鸞太傅領大將軍進爵爲王誅中軍將軍桂陽王鑠撫軍將軍衡陽王鈞秘書監江夏王鋒鎮

西昌未篡位已殺十二王矣

軍將軍建安王子真左將軍巴陵王子倫宣城王輔政帝起居皆諮而後行思食蒸魚菜太官令答無錄公命竟不與辛亥皇太后令廢帝爲海陵王使宣城王入承皇統十一月稱王有疾遣御師占視遂殞之謚曰恭王年十五史臣曰郭璞稱永昌之名有二日之象而隆昌之號亦同焉案漢中平六年獻帝卽位詔改元爲光熹張讓段珪誅後改元爲昭寧董卓輔政改元爲永漢一歲四號也晉惠帝太安二年長沙王乂敗成都王穎改元爲永安穎自鄴奔河間王顥復改元爲永興一歲三號也隆昌延興建武亦三改年號故知喪亂之軌同於前事矣

高宗明皇帝諱鸞高祖兄始安王道生之子也少孤太祖撫育恩過諸子太祖踐阼封西昌侯郢州刺史世祖即位遷侍中領驍騎將軍王子侯舊乘纏帷車高宗獨乘下帷儀從如素士公事混撓販食人擔火誤燒牛鼻豫章王白世祖世祖笑轉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清道而行上甚悅遷尚書右僕射世祖遺詔為侍中尚書令加鎮軍將軍爵林王廢海陵王立進太傅領大將軍封宣城王太后令廢海陵王以上入纂太祖為第三子建武元年冬十月癸亥即皇帝位大赦逋租宿債換負官物在元年以前悉原除之十一月壬申日有蝕之帝宿沐浴不御內其日潔齋蔬食斷朝務屏人單衣袷危

不獨太祖撫育之也即武帝一故意思何忍盡殺其子孫不仁如西昌古所未有

助之免官禁錮宜也西昌盡殺宗室當若何惠不勝給

宋失河南齊失河北宋失楚蜀陳并建康

坐以至事畢十二月詔曰上覽易遺下情難達是以甘棠見美肺石流詠自月一視黃辭如有含枉不申懷直未舉者涖民之司並任厥失右僕射劉朗之坐不贍給兄子致使隨母他嫁免官禁錮終身是歲魏主遷都洛陽二年春正月詔王公以下各舉所知內外群僚盡言無有所諱六月誅領軍將軍蕭湛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貞四年春正月詔民產子者蠲其父母調役一年賜米十斛新婚者蠲夫役一年秋八月魏寇河北尚書崔慧景率眾攻雍州永泰元年春正月河北諸郡相繼敗沒新野太守劉忌率眾固守食盡莫土為粥救兵不至城破死之遣太尉陳顯達救雍州誅

河東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衡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永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粲、巴陵王昭秀，上有疾不瘳，望氣者云宜改元。夏四月改元，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舉兵反，遣輔國將軍劉山陽率軍討斬之。秋七月己酉，帝崩，年四十七。遺詔徐孝嗣可重申八命，中書監沈文學可左僕射，江祐可右僕射，軍政大事委太尉陳顯達、葬興安陵。帝明審有吏才，持法無所借，制御親幸，臣下肅清。罷世祖所起新林苑，文帝東田斥賣之，輿輦舟乘悉剔取金銀，還主衣庫，常用皂莢訖，授餘灤，與左右曰：此猶堪明日用。太官進御食，有裹蒸，帝十字畫之，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片。

破之餘克晚食，宮殿服御一無所改，其儉約如此。惟猜忌多慮，亟行誅戮，信道術，用計數，每出行幸，先占利害，欲南則詭言之北，簡於出入，竟不南郊。初有疾，無輟聽覽，群臣莫知，及疾篤，求白魚以為藥，外始知之云。白魚可云克膳東昏侯寶卷，高宗第二子也。建武元年立為皇太子，高宗崩，太子即位。十一月立皇后褚氏。永元元年春二月，太尉陳顯達敗績於馬圈。秋八月，淮水變赤如血，殺尚書右僕射江祐。侍中江祀地震至來歲，晝夜不止。八月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據東府反，遣領軍將軍蕭坦之率六軍討斬之。九月殺尚書左僕射蕭坦之。右衛將軍曹武、領軍將軍劉暄，冬十月誅。

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沈文季十一月、太尉江州刺史陳顯
達舉兵於尋陽、遣護軍將軍崔慧景督衆軍討之、十二月顯
達至京師、六軍擊斬之、二年春正月、詔討豫州刺史裴叔業、
二月、叔業病死、兄子植以壽春降虜、遣崔慧景率軍伐壽春、
慧景於廣陵舉兵襲京師、南徐州刺史江夏王寶玄以京城
納慧景、遣中領軍王瑩率軍屯北籬門、慧景至瑩敗績、慧景
入京師、臺內城守、豫州刺史蕭懿起義救援、慧景棄衆走、斬
之以蕭懿爲尚書令、五月、江夏王寶玄伏誅、六月、車駕於樂
遊苑內會如三元、京邑女人放觀、冬十月、殺尚書令蕭懿、十
二月、雍州刺史蕭衍起兵於襄陽、三年春正月、丙申朔、合朔、

時加寅事畢、宮人於閱武堂元會、皇后正位、闈人行儀、帝戎
服臨視、二月、遣羽林兵征雍州、中外纂嚴、內橫吹五部於殿
內、晝夜奏之、三月、南康王寶融卽帝位於江陵、驍騎將軍薛
元嗣以郢州降蕭衍、八月、以李居士總督西討諸軍事、屯新
亭、九月、蕭衍至南豫州、輔國將軍申胄軍二萬人於姑熟、奔
歸李居士與衍戰於新亭、敗績、冬十月、王珍國與衍戰於朱
雀桁、敗績、寧朔將軍徐元瑜以東府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
入衛屯東宮、尋出降、光祿大夫張瓌棄石頭還宮、於是閉宮
城自守、李居士以新亭降、蕭衍築長圍守宮城、十二月丙寅、
雍州刺史王珍國侍中張稷率兵入殿弒帝、時年十九、帝在

此等細事
本南北史
似覺太多
但史以備
觀覽非如
經止說道
也史漢
相如卓氏
事猶詳錄
之亦其驗

東宮好弄不喜讀書明帝不以為非令太子三日一朝常夜捕鼠達旦以為樂明帝臨崩屬後事以隆昌為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委任群小誅諸宰臣性訥澀少言不與朝士接惡靈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得踰月每當哭輒云喉痛大中大夫羊闡無髮號慟俯仰憤墜於地帝大笑曰禿秋啼來乎自江祜等誅後無所忌憚日夜戲馬鼓譟為樂合夕擊金鼓吹角雜以羌胡橫吹諸伎常以五更就卧至晡乃起王侯節朔朝見晡後方前或際暗遣出臺閣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闡豎包裹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黃案二年元會食後方出朝賀裁竟還寢至晚百僚陪位皆僵仆菜色

西公太儉
故令即費
之亦天道
也

比起就會怒遽而罷所幸潘氏本姓俞名尼子又名玉兒王檄則妓也或言宋文帝有潘妃在位三十年於是改姓曰潘拜為貴妃妃乘臥輿帝騎馬從後著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縛稍戎服急裝不變寒暑陵冒雨雪不避阨窳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蠡器酌水飲之復上馬馳去教黃門五六十人為騎客選無賴小人善走者五百人為逐馬常以自隨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翳中帷帳及步障皆緣以錦金銀鏤弩牙瑇瑁帖箭有筋力牽弓至三斛五斗初學擔幢每傾倒其後白虎幢七丈五尺齒上擔之折齒不倦始未能騎馬俞靈韻為作木馬人居其中行動進退隨意所適後遂善騎

陳顯達死，始出遊走，過親幸家，每中夜鼓聲四出，幡戟橫路，處處禁斷，空家盡室，犯者應手格殺，百姓徒跣奔走，啼號滿道，疾患者擱移之，無人擱者，扶匍路側，吏司輒加捶打，死亡相繼，從騎因入人家取物，無不蕩盡，工商廢業，樵蘇路斷，乳產移居，棄屍不葬，青溪有疾人，吏懼得罪，推置水中，泥覆其面死，魏興太守王敬賓，新死未斂，家人被驅，不得留視，及還，鼠食兩眼都盡，至沈公城，有一婦人當產，不去，帝入其家，問何獨在，答曰：臨產不得去，因剖腹看男女，長秋卿王儼病篤，不聽停家，死於路邊，丹陽尹王志被驅急，狼狽步走，藏酒壚中，夜方得歸，嘗遊獵至定林寺，一沙門病不能去，藏於草間。

爲軍人所得，左右韓暉光曰：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見麀鹿亦不射邪，遂殺之，三年，殿內火，時帝未還宮，房間皆閉，內人死者相枕，其後出遊，復燒璿儀曜靈十餘殿，及栢寢，北至華林，西至秘閣，三千餘間皆盡，左右趙鬼讀西京賦云：栢梁旣災，建章是營，於是大起芳樂，芳德，仙華，太典，含德，清曜，安壽等殿，別爲潘妃起神仙永壽，玉壽三殿，飾以金璧，其玉壽中作飛仙帳，四面繡綺，牕間盡畫神仙，以美女侍側，鑿金銀爲書字，靈獸神禽，風雲華炬，椽桷之端，悉垂鈴佩，江左舊物，有古玉律數枚，悉裁以鈿笛，莊嚴寺有玉九子鈴，外國寺佛面有光相，禪靈寺塔諸寶珥，皆剝取以施潘妃殿，飾性急暴，所作

釵釧許多
何用

欲速成造殿未施梁桶便於地畫之鑿金爲蓮華以帖地令
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塗壁以麝香錦幔珠簾極
窮綺麗絜役工匠自夜達曉猶不副乃剔取諸佛寺剝殿藻
井仙人騎獸以克足之武帝興光樓上施青漆世人謂之青
樓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瑠璃潘氏服御極選珍寶主衣
庫物不獲周用貴市人間金銀珠貝價皆數倍虎珀釧一隻
直百七十萬晉義熙初師子國獻玉像十載乃至像高四尺
二寸玉色潔潤形製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在瓦官寺
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號爲
三絕至是毀玉像初截臂次取身爲潘妃作釵釧斂取錢物

百品千條親倖小人因緣爲奸科一輸十市廛離散以閱武
堂爲芳樂苑望樹便取合抱之木毀徹牆屋以移置之朝種
夕死取玩俄頃山石皆塗以采色無題跨池水立紫閣諸樓壁上
畫男女私褻之像明帝多聚黃金至是以爲泥塗之飾不足
周用令富室買金皆不還直張欣泰謂舍人裴長穆曰以秦
之富起一阿房而滅今不及秦一郡而頓起數十阿房其危
甚矣潘妃放恣威行遠近父寶慶與諸小共逞奸毒富人悉
誣爲罪田宅資財莫不啓乞或云寄附隱藏復加收沒一家
見陷禍及親隣男口皆殺之明帝之崩衣服飲食不改平常
潘妃生女百日而亡斬衰經杖蔬食積旬不聽音伎群小來

弔盤旋坐地，闔豎共營肴羞，云爲天子解菜於苑中，立大市，雜所貨物，使宮人宦豎共爲禪販，以潘妃爲市令，自爲市吏，錄事將闔者，就潘妃罰之，帝小有得失，潘妃輒與杖，乃敕閤內不得進大荆及實中荻，雖畏潘氏而竊與諸姊妹淫通，每遊走，潘氏乘小輿，宮人皆露禪，著綠絲屨，帝戎服騎馬從後，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百姓歌云：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信蔣侯神，迎入宮，晝夜祈禱，左右朱光尚詐言見神，云降之福，加號靈帝，師巫魔媪，迎送紛紜，范雲謂光尚曰：君是天子要人，當思自全計，光尚曰：至尊不可諫，當託鬼神以達意耳，後入樂遊苑，人馬忽驚，以問光

尚，光尚曰：向見先帝大瞋，不許數出，帝大怒，拔刀尋覓不見，乃縛菰爲明帝形，斬之，懸首苑門上，魏人每來伐，揚南徐二州人丁三人，取兩，令遠郡上米五十斛，抵一人行戍，輸米既畢，就役如故，茹法珍梅蟲兒用事，口稱詔勅，中書舍人王暄之與相唇齒，及蕭衍起兵，江郢二鎮已降，帝遊騁如舊，謂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決，衍至近郊，乃聚兵拒守，召王侯朝貴，分置殿省，尚書舊事悉克，紙鎧群小以陳顯達至，數日便敗，崔慧景圍城，不過十日，及衍師至，亦謂爲然，糧食樵芻爲百日備而已，帝使冠軍將軍王珍國領三萬人據大桁，莫有鬪志，遣王寶孫督戰，寶孫切罵諸將帥，直閣將軍席豪發

憤突陣死、豪驍將也、旣斃、衆軍士崩赴淮水死者無數、城內軍事委王珍國、兗州刺史張稷入衛、以稷爲副、實甲猶七萬人、帝著烏帽袴褶、備羽儀、登南掖門望戰、又設鎧馬齋仗、千光華殿立軍壘、以金玉爲鎧仗、親臨陣、詐被創、使人以板擱去、以爲厭勝、聞外鼓叫聲、被大紅袍、登景陽樓屋上望之、幾爲弩所中、衆皆怠怨、募兵出城、去城門數十步、皆坐甲而歸、令燒城傍諸府署、六門之內皆盡、於西掖門內爲市、販死牛馬肉、閉城不戰、及蕭衍立長圍、塹柵嚴固、然後出盪、屢戰不捷、茹法珍請帝出金錢賞賜、不許、法珍叩頭固請、帝曰、賊來

獨取我耶、何爲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啟爲城防、帝曰、此殿材也、因令作殿、晝夜不休、法珍蟲兒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珍國張稷懼、乃謀應蕭衍、告後閣舍人錢強、強許之、令遊盪主崔叔智、夜開雲龍門、稷珍國勸兵入殿、分軍從西上閣入後宮、斷之、御刀豐勇之爲內應、是夜帝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兒子、臥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戶、欲走後宮、清曜閣門已閉、闔人黃泰平以刀傷其膝、仆地、帝曰、奴反耶、直後張齊斬首送蕭衍、宣德太后令依漢海昏侯故事、追封東昏侯、蕭衍平建業、軍主田安求潘玉兒爲妻、玉兒泣曰、昔日見遇人主、今忍下匹、非類有死而已、義不受辱、及見縊、

史綱 卷之一百十二 三
繁美如生

和帝寶融高宗第八子也封南康王爲荊州刺史蕭衍起兵稱宣德太后令纂承皇祚中興元年春三月乙巳卽位大赦卽永元三年也初建武中荊州大風雨龍入栢齋中柱壁上
有爪足處刺史蕭遙欣恐畏不敢居至是以爲嘉福殿十二月建康城平皇太后令以蕭衍爲大司馬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公二年春正月宣德太后臨朝以衍都督中外諸軍事進位相國總百揆封梁公備九錫之禮二月湘東王寶暉伏誅詔進梁公爵爲梁王三月鄱陽王寶夤奔虜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伏誅車駕東至

沈約該死
人無行
此宜有
古之報

姑熟詔禪位於梁王夏四月禪詔至皇太后遜外宮丙寅梁王卽皇帝位封帝爲巴陵王宮於姑熟戊辰薨年十五追尊爲齊和帝葬恭安陵初梁武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而遷帝焉以問范雲雲俛首未對沈約曰今古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武領之於是遣鄭伯禽以生金進帝帝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引飲一升伯禽加摺焉遂崩齊氏七主共二十三年李延壽曰明帝越自吏庶任當負荷乘機而作大致殲夷事非所安能無內愧旣而根胤孤弱繼嗣凶患用覆宗祊固其理也

祭禮合而受實

以明其聖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史緯卷一百十三

南齊書二

志

禮儀

建元元年有司奏郊殷之禮未詳知在何年以何祖配殷復在何時未郊得先殷與不明堂亦應與郊同年而祭不若應祭者復有配與無配議曹郎中裴昭明孔暹議今年七月宜殷祀來年正月宜南郊明堂並祭而無配殿中郎司馬憲議南郊無配饗祠如舊明堂無配宜應廢祀其殷祠用今年十月右僕射王儉議案禮記王制天子先禘後時祭諸侯先時

祭後祫春秋魯僖二年祫明年春禘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禮
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記所論禘祫其言詳矣
初不以先殷後郊爲嫌至於郊配之重事由王迹故杜林議
云漢業特起不因緣堯宜以高帝配天魏高堂隆議以舜配
天蔣濟云漢時奏議謂堯已禪舜不得爲漢祖舜亦已禪禹
不得爲魏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晉宋因以爲式又案禮
及孝經援神契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於其室聽朔布教
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禮記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
尊卑也許慎五經異議曰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也
周官匠人職明堂有五室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

初不聞有文王之寢鄭志鄭商問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
堂是明堂卽文廟耶答云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
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宮本祭天帝而以
文王配配其父於天位則可牽天帝而就人鬼則非義也秦
元十三年孫者之稱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
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爲皇天之位明堂卽上帝之廟
徐邈謂配之爲言必有神主郊爲天壇則堂非文廟史記云
趙綰王臧欲立明堂于時未有郊配漢祀汾陰五時卽是五
帝之祭亦未有郊配或謂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無配而
特祀明堂則一日再祭於祀爲黷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

史記 卷之一百十三
獨斷曰、祠南郊畢、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旅明堂、是則南郊明堂、各日之證也、後代從省、故與郊同日、猶無煩黷之疑、何者、其爲祭雖同、所以致祭則異、孔晁云、五帝佐天化育、故有從祀之禮、旅上帝是也、至於四郊明堂、則是本祀之所、譬猶功臣從饗、豈復廢其私廟、且明堂有配之時、南郊亦旅上帝、此則不疑於共日、今何故致嫌於同辰、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則黃初中、南郊明堂皆無配也、又郊日及牲色、

異議紛然、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盧植云、辛之爲言、自新絜也、鄭玄云、用辛日者、爲人當齋戒、自新絜也、漢魏以來、或丁或巳、而用辛常多、考之典據、辛日爲允、郊特牲又云、郊牲幣宜以正色、繆襲據祭法云、天地駢犢、周家所尚、魏以建丑爲正、牲宜尚白、白虎通云、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數也、魏用異朔、故牲色不同、今大齊受命、建寅創曆、郊廟用牲、一依晉宋、謂宜以今年十月、殷祀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來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其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犧牲之色、率由舊章、詔可、明堂可更詳、有司又奏明堂尋禮無明文、唯以孝經爲

正竊尋設祀之意，蓋爲文王有配則祭，無配則止，愚謂既配上帝，則以帝爲主，今雖無配，不應闕祀。徐邈近代碩儒，每所折衷，其云郊爲天壇，則堂非文廟，此實明據。內外百司終無異說，傍儒依史，竭其管見，廢置之宜，仰由天鑒，詔依舊建元四年，世祖卽位，其秋有司奏尋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別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今年正月巳郊，未審明年應郊及祀明堂與不尚書令王儉議，案秦爲諸侯，雜祀諸時，始皇并天下，未有定祠。漢高受命，因雍四時而起北時，始祀五帝，未定郊丘。文帝六年，新垣平議，初起渭陽五帝廟。武帝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祠雍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於汾陰。

明年立太一祠於甘泉，自是以後，二歲一郊，與雍更祠。或帝卽位，丞相匡衡於長安定南北郊，哀平之際，又復甘泉汾陰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依匡衡議，還復長安南北二郊。光武建武二年，定郊祀，兆於洛陽。魏晉率由漢典，雖時或參差，而類多間歲。至於嗣位之君，參差不一，宜有定制。檢晉明帝太寧五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卽位，明年改元卽郊。簡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卽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二代明例，差可依倣，謂明年正月宜饗禮南北郊。虞祭明堂，自茲厥後，依舊間歲。國子祭酒張緒等同儉議，詔可。永明

元年當南郊而立春在郊後世祖欲遷郊尚書令王儉啟案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盧植云夏正在冬至後傳曰啟蟄而郊此之謂也然則園丘與郊各自行不相害也鄭玄云建寅之月晝夜分而日長矣王肅曰周以冬至祭天於園丘正月又祭天以祈穀祭法稱燔柴太壇則園丘也春秋傳云啟蟄而郊則祈穀也謹尋禮傳二文各有其義盧王兩說有若合符中朝省二丘以并二郊卽今之郊禮義在報天事兼祈穀旣不全以祈農何必俟夫啟蟄史官唯見傳義未達禮旨又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

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是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後春爲嫌謂無煩遷日從之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議郊與明堂本異日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來年郊祭宜有定准太學博士王祐議來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後辛饗祀北郊博士劉蔓議漢元鼎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後郊日畧無違異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漢家郊祀非盡天子之縣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後漢永平以來明堂兆於國南而郊以上丁故供修三祀得并在初月雖郊有常日明堂猶無定辰何則郊丁社甲有說則從經禮無聞難以意造是以必算良辰而

不祭寅丑且禮之奠祭無同共者唯漢以朝日合於報天耳若依漢書五供應先祭北郊然後明堂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太常丞蔡仲熊議鄭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創立明堂郊還卽祭是用鄭志之說也蓋爲志者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月於月令則以季秋案玄注月令季秋大饗帝云大饗徧祭五帝又云大饗於明堂以文武配其時秋也去啟蟄遠矣又周禮夫司樂凡大祭祀宿縣尋宿縣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闇而後行事則無假預縣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還東京禮儀志不記祭之時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盡八

鄭與明堂
何必共日
人之議
真聚訟也

刻進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盡七刻進熟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廟是則周禮二漢及魏皆不共日矣禮以辛郊書以丁祀辛丁皆合宜臨時詳擇從事中郎顧憲之議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尚書獨云丁巳用牲於郊先儒以爲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可以接祀天神之日後漢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於明堂辛是常郊之日郊在明堂之前無容不郊而祀明堂則理應異日西閤祭酒蕭衍議孝經鄭玄注云上帝亦天別名如鄭旨帝與天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據魏泰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

上帝此則已行之前准驍騎將軍江淹議郊旅上帝堂祀五帝非爲一日再黷之謂無俟釐革尚書陸澄議遺文餘事存乎舊書郊堂地近勢可共日不共者義在必異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高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於明堂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於明堂光武皇帝配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柴望翌日祀五帝於明堂柴祀尚不共日郊堂宜異於例益明陳忠奏事云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十六日宗廟十七日世祖廟仲遠五祀紹統五供與忠此奏皆爲相符高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廟各一日今明堂宜依古在北郊後漢唯

南郊備大駕自北郊以下車駕十省其二今祀明堂不應大駕尚書令王儉議前漢各日後漢亦不共辰魏晉故事不辨同異宋立明堂唯據自郊祖宮之義未達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壇旅天甫自詰朝還祀明堂便在日昃雖致祭有由而煩黷斯甚異日之議於理爲弘春秋感精符云王者父天母地則北郊之祀應在明堂之先漢魏北郊亦皆親奉晉泰寧有詔未及遵遂咸和八年甫得營繕太常顧和秉議親奉康皇之時已經遵用宋氏因循未遑釐革今宜明年正月上辛祀昊天次辛瘞后土後辛祀明堂御並親奉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南郊大駕北郊明堂降爲法駕袞冕之服諸祠咸用詔

議頗通

可建武二年散騎常侍庾曇隆啟伏見南郊壇圓兆內外永
明中起瓦屋形製宏壯檢案經史無所准據尋周禮祭天於
圓丘取其因高之義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故以高敞貴在上
昭天明旁流氣物自秦漢以來雖郊祀參差而壇域中間並
無更立宮室其意何也政是質誠尊天不自崇樹兼事通曠
必務開遠宋元嘉南郊至時權作小陳帳以爲退息太始薄
加修廣永明初彌漸高麗往年工匠遂起立瓦屋前代帝皇
豈於上天之祀而昧營構所不爲者淡有情意記稱掃地而
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天地之性也故至敬無文以素爲貴
竊謂郊事宜擬休偃不俟高大以明謙恭肅敬之旨庶或仰

允太靈俯愜羣望詔付外詳助教徐景嵩議伏尋三禮南北
二郊但明祭取犧牲器用陶匏不載人君偃處之儀今棟瓦
之構殊非成例博士賀瑒議周禮王旅上帝張璠案設皇邸
國有故而祭亦曰旅璠案以璠爲牀於幄中不聞郊所置官
宇左丞王摛議掃地而祭於郊謂無築室之義並同曇隆驍
騎將軍虞炎議以爲誠慤所施止在一壇漢之郊祀饗帝其
末天子自竹宮望拜息殿去壇場既遠郊奉禮畢旋幸於此
瓦殿之與帷宮謂無簡格祠部郎李爲議周禮凡祭祀張其
旅幕張尸次尸則有幄仲師曰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
也凡祭之文既不止於郊祀立尸之言禮應關於宗廟宗廟

官望拜
乙非郊
正祭

言更從
矣

旅幕可變為棟宇、郊祀壇案何為不轉製檐橈、曇隆議不行、
建武二年旱、有司議雩祭、依明堂祠部郎何佟之議曰、周禮
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玄云、雩、旱祭也、天子於
上帝、諸侯以下、於上公之神、又女巫云、旱暵則舞雩、鄭玄云、
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禮記月令云、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
百原、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
以祈穀實、鄭玄云、陽氣盛而恒旱、山川百原能興雲致雨者、
也、衆水所出為百原、必先祭其本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
謂為壇南郊之傍、祭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鞮鞻至祝敵、
為盛樂、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之公卿、謂勾龍后稷

于時晉時
也故博士
不記其名
今此議不
見晉書

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止當以四月、王肅云、雩、求雨之
祭也、傳曰、龍見而雩、謂四月也、若五月六月大旱、亦用雩禮、
晉永和、中丞啟、雩制在國之南為壇、祈上帝百辟、舞童八
列、六十四人、歌雲、漢詩皆以孟夏得雨、報太牢、于時博士議、
按月令云、命有司祈祀山川百原、又云、乃令百縣、雩祀百辟、
卿士、則大雩、唯應祭五精之帝、勾芒等五神、是五帝之佐、宜
配食於庭、鄭玄云、雩壇在南郊壇之旁、而不辨東西、尋地道
尊右、雩壇比郊壇為輕、理應在左、宜於郊壇之東、營域之外
築壇、既祭五帝、謂壇宜圓、雩壇高廣、禮傳無明文、案覲禮、設
方明之祀、為壇高四尺、用珪璋等六玉、禮天地四方之神、王

者率諸侯親禮，所以教尊尊也。雩祭五帝，粗可依放，謂今築壇，宜崇四尺，其廣輪仍以四為度，徑四丈，周圍十二丈，而四階也。設五帝之位，各依其方，如在明堂之儀。今皇齊以世祖配五精於明堂，今亦宜配饗於雩壇。古者孟春郊祀，祈嘉穀，孟夏雩祭，祈甘雨，二祭雖殊，而所為者一禮。唯有冬至祭天，初無得雨，賽帝，今雖闕冬至之祭，而南郊兼祈報之禮，理不容別有賽荅之事也。禮記祭帝於郊，所尚省費，周祭靈威，仰后稷，各用一牲，今祀五帝，世祖亦宜各用一犢，斯外悉如南郊之禮。武皇遇密未終，自可不奏盛樂，至於旱祭舞雩，蓋是吁嗟之義，既非存懽樂，謂此不涉嫌，祝史稱辭，仰祈靈澤而

周祭靈威
仰經所不

已。今之女巫，不習歌舞，依晉朝之議，使童子，或取舍之。司馬彪禮儀志云：雩祀著皂衣，蓋是崇陰之義。今祭服皆緇，差無所革，從之。隆昌元年，有司奏參議明堂，咸以世祖配助，教謝曇濟議案祭法，禘郊祖宗，並列嚴祀，鄭玄注義，亦據兼饗，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助教徐景嵩、光祿大夫王遵之，謂宜以世祖及文皇帝配，祠部郎何佟之議，周之文武，尚推后稷以配天，謂文皇宜推世祖以配帝，雖事施於尊祖，亦義章於嚴父焉。左僕射王晏議，以為若用鄭玄祖宗通稱，則生有功德，沒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於郊，而不及明堂，今殷薦上帝，允屬世祖，百代不毀，其文廟乎。詔可。永元二年，佟之建議

文惠未卽
位而薨有
何功德乃
百世不毀

曰案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云禘郊祖宗謂祭以配食也禘謂祀昊天於園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祀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王肅云祖宗是廟不毀之名果如肅言殷有三祖三宗並應不毀何故止稱湯契舜寧立堯顓之廟傳世祀之乎漢文以高祖配泰畤至武帝立明堂復以高祖配食一人兩配有乖聖典自漢明以來未能反者故明堂無兼配之祀竊謂宜尊新廟為高宗與世祖並配祀以申聖主嚴父之義先皇於武皇倫則為弟義則為臣設配饗之坐應在世祖之下俱西向

博士王擢議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云武王又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執競祭武王廟詩非祀於明堂也佟之又言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行故孝經以文王為宗祭法以文王為祖經云孝莫大於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尋此旨寧施成王乎若審是成王所行則為嚴祖何得為嚴父耶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配天之樂歌我將是祀文王祀明堂之樂歌若是擢議則此二篇應在復子明辟之後請問周公祀后稷文王為何所歌又國語云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韋昭云周公時以文王為宗其後更以文王

明堂有五
祭四為迎
氣一為享
五帝

昭后太祖
之妻也而
為一廟使
昭后不先
上則天子
立六廟而
已禮之失
矣

為祖武王為宗文王以文治為祖武王以武功為宗文有文
德武有大功是以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注云二后文
王武王也且明堂之祀有單有合故鄭玄云四時迎氣於郊
祭一帝還於明堂因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賓不容兩主
也享五帝於明堂則泛配文武泛之為言無的之辭其禮既
盛故祖宗並配參議以終之為允詔可太祖即位立廣陵府
君太中府君淮陰府君卽丘府君太常府君宣皇帝昭皇后
為七廟太祖親祀六室如儀拜伏昭后室劉瓛議以諸王兼
三公攝事從之太祖崩毀廣陵府君鬱林卽位追尊文帝又
毀太中明帝立復舊及崩祔廟與世祖為兄弟不為世數史

臣曰先儒論宗廟之義高祖已下五世親盡故親廟有四周
以后稷始祖文武二祧所以云王立七廟也禹無始祖湯不
先契故夏五殷六漢立宗廟違經背古匡衡禹貢之徒空有
遷毀之議亘年四百竟無成典魏氏之初親廟止乎四葉吳
蜀享祭失禮已多晉用王肅之談以文景為共世上至征西
其實六也尋其意以弟不為兄後兄弟之主可相容於一室
及楊元后崩征西之廟不毀則知不以元后為世數廟有七
室數盈八主江右賀循立議以為弟不繼兄故世必限七主
無定數宋初立五廟以臧后為世室就禮而求亦親廟四矣
自此以來因仍舊制夫妻道合非世葉相承譬猶下祭殤嫡

禮有經有
權昭后宜
對考一宮
俟太祖崩
後祔廟可
也

無關廟數同之祖曾義未可通。夫子昭孫穆不及婦人妻者，言齊豈可稱親。且闕宮之作，周不列於七數，楊元之祀，晉無傷於八祔。今謂之七廟而上，唯六祀使受命之君宗廟之典，不稱斯禮。官所宜詳也。宋泰豫元年，明帝崩，博士周洽議，權制諒闇之內，不親奉四時祠。建元四年，尚書令王儉採晉中朝諒闇議，奏曰：春秋之義，嗣君踰年卽位，則豫朝會聘享焉。左氏云：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又云：諸侯卽位，小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至於諒闇之內而圖婚，三年未終而吉禘，齊歸之喪不廢蒐，杞公之卒不徹樂，皆致譏貶，以明鑒戒。自斯而談，朝聘烝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

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通塞興廢，各有由然。又案大戴禮記及孔子家語，並稱武王崩，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平公既卽位，改服修官，烝於曲沃。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取群廟之主而藏之祖廟，禮乎？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春秋左氏傳：凡君卒哭而祔，祔而後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先儒云：特祀於主者，特以喪禮奉新亾者，至於寢，不同於吉。烝嘗禘於廟者，卒哭成事，群廟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卽吉也。三年喪畢，吉禘於廟，躋群主以定新主也。凡此諸義，皆著在經。

古者三年
不言今二
七日而
祭何不可

詔昭乎方策所以晉宋因循同規前典卒哭公除親奉蒸嘗
率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泰豫元年禮官立議不宜親奉乃
引三年之制自天子達又據王制稱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
社稷越紼而行事曾不知自天子達本在至情既葬釋除事
以權奪委衰襲衰孝享宜申越紼之旨事施未葬卒哭之後
何紼可越晉武在喪每欲存寧戚之懷不全依諒闇之典至
於四時烝嘗蓋以疾未堪非頓改舊式且卽心而言公卿大
夫則負晨親臨三元告始則朝會萬國雖金石輟響而篋簋
克庭情淡於恒哀而跡降於權制豈曰能安國家故也宗廟
烝嘗孝敬所先寧容吉事備行斯典獨廢令必宜廢祭則應

祭之有

三年永闕乃復同之他故有司攝祭彌乖典禮謂宜依舊親
奉從之永明十年詔故太宰褚淵太尉王儉司空柳世隆驃
騎大將軍王敬則鎮東大將軍陳顯達鎮東將軍李安民六
人配饗太祖廟祠部郎何謚之議功臣配饗累行宋世檢其
遺事題列坐位具書贈官爵謚及名文不及主便是設板也
白虎通云祭之有主孝子以繫心也揆斯而言升配廟庭不
應有主永明十一年祠部郎何佟之議案禮記郊特牲云社
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鄭立云答
對也北墉社內北墻也王肅云陰氣北向故君南向以答之
古祭社北向設位齋官南向近代相承帝社南向大社及稷

壇相屬
故志相背

並東向，又名稷爲稷社，甚乖禮意。皇齊改物，禮樂惟新，中國之神，莫貴於社。若仍前謬，懼虧盛典，竊謂二社語其義則殊，論其神則一位，並宜北向。稷若北向，則成相背。稷是百穀之總神，非陰氣之主，宜依先東向。稷依禮無兼稱，今若欲尊崇，正可爲太稷耳，豈得謂爲稷社耶？治禮學士議曰：郊特牲云：君之南向，答陽也；臣之北向，答君也。陽氣在南，則位應向北，陰氣在北，則位宜向南。今南北二郊，一限南向，皇帝黑墜，階東西向，故知壇墀無繫於陰陽，設位寧拘於南北。群神小祠，類皆南向，薦饗之時，北向行禮，以申靈祇之尊，表求幽之義。魏秦靜稱：自漢以來，相承南向，漢之於周，世代未遠，鄙上類

基，商丘餘樹，猶應尚存。述方失位，未至於此。通儒達識，不以爲非，可仍舊不改。佟之議來，難引君南向答陽，臣北向答君，敢問答之爲言，爲是相對，爲是相背，相背則社位南向，君亦南向，可如來議，記何得云祭社君南向，以答陰耶？社果同向，則君始入之時，亦宜西向，何故在社南向，在郊西向邪？記云：君之南向答陽，此明朝會之時，盛陽在南，故君南向對之。猶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之義耳。寧是祈祀天地之日乎？知祭社北向，君答故南向，祀天南向，君答宜北向。今皇帝黑墜，階東西向者，斯蓋始入之位，非相對之時也。案記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又云：社祭土而主陰氣，社主陰氣之盛，故北向

祭月於西
亦陰祀也

設位以主其義耳。餘陰祀不主此義，故位向不同，不得見其不北向，便謂社應南向也。如周禮祭社南向，君求幽宜北向，而記云君南向答陰之義，求幽之義不乖歟。魏權漢社，社稷同營共門，稷壇在社壇北，非古制。後移宮南，靜此言乃顯漢社失周法耳。如議者所言，魏祭社位向仍漢舊法，漢又襲周成規，則社稷三座並應南向。今何改帝社南向，泰社及稷並東向耶？往反不決。建武二年，佟之議乃行。建武二年，祠部郎中何佟之奏，案周禮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陽祀祭天及宗廟，陰祀祭地及社稷。今南北兩郊同用玄牲，有違昔典。長史劉繪議語云：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

應作騂

其舍諸山川若在陰祀，則與黝乖矣。佟之又言：周禮以天地為大祀，山川為小祀。周人尚赤，而天地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不言牲色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論禮二說，豈不合符？從之。三年，太子妃裴氏薨，成服，車駕出臨喪，朝議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曰：尋禮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言國君為此三人為主喪也。今鸞輿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撫慰義不在乎。皇嫡孫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變革，權去杖絰，移立戶外，足表情敬，無煩止哭。皇太子既一宮之主，車駕幸宮，自應依常奉候，既當成服之日，宜服衰幘，望拜止哭，奉迎一如常禮。

其年九月有閏小詳宜應否計閏儉以爲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故先儒朞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所以吳商云舍閏以正朞允協情理並從之永元元年步兵校尉何佟之議曰蓋聞聖帝明王之治天下也莫不尊奉天地崇敬日月故冬至祀天於員丘夏至祭地於方澤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所以訓民事君之道化下嚴上之義也禮云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周禮典瑞云王摺大圭執鎮圭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馬融云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禮記天子立端朝日於東門之外盧植云立春之日也鄭玄云端當爲冕朝日春分之時也禮記朝事議云天子冕而

執鎮圭尺有二寸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故鄭知此端爲冕也禮記保傅云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而不明所用之定辰馬鄭云用二分之時盧植云用立春之日臣以爲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禮次天地故朝以二分融玄之言得其義矣漢世則朝朝日暮夕月魏文帝詔曰覲禮天子拜日東門之外反禮方明朝事議曰天子冕而執鎮圭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漢改周法羣公無四朝之事故不復朝於東郊得禮之變矣然旦夕常於殿下拜日其禮太煩今採周春分之禮損漢日拜

之儀又無率諸侯出東郊之事今正殿卽朝會行禮之庭也
宜以春分於正殿之庭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其議奏秘書
監薛循云舊事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案周禮朝日無常
日鄭玄云用二分遂始行之秋分之夕月多東潛而西向拜
之背實遠矣謂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朔淳
于睿曰禮記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
並行於上世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
不爲背也臣案禮器云爲朝夕必放於日月鄭玄云日出東
方月出西方又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
之位也鄭玄云大明日也朝日東向夕月西向蓋各本其位

之所在耳如天子東西遊幸朝堂之官及拜官者皆北向朝
拜寧得以背實爲疑耶魏世所行善得與奪之衷晉初并員
丘方澤於兩郊二至輟禮至於二分之朝致無其義宋氏因
循未能反古皇齊應天御極典教惟新謂宜以春分朝於殿
庭之西東向而拜日秋分夕於殿庭之東西向而拜月所謂
必放日月以端其位之義也旒藻之飾蓋本天之質也朝日
不得同昊天故玄冕三旒近代祀天著衮十二旒極文章之
義是古今禮制之變也禮天朝日服宜有異項世天子小朝
會著絳紗袍通天金博山冠斯卽冠服之次衮冕者也竊謂
依此拜日月得差降之宜從之永明三年有司奏來年正月

二十五日丁亥祀先農，即日輿駕親耕。宋元嘉以來，並用立春後亥日。尚書令王儉以為亥日籍田，經記無文，通下詳議。博士劉蔓議禮孟春之月，以元日祈穀，又擇元辰躬耕。帝藉，盧植說禮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陰禮畢後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記稱元辰。法曰吉亥，又據五行之說，水生於亥，以亥日祭先農，又其義也。太常丞何諱之議，鄭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亥水辰也，凡在墾稼，咸存灑閏五行說，十二辰為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助教桑惠度議，鄭玄以亥為吉辰者，陽生於子，元起於亥，取陽之元，以為生物。亥又

未必亥
義取丁
不取亥

為水，十月所建，百穀賴茲沾潤畢熟也。助教周山文議，月令章句解元辰云日，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助教何佟之議，少牢饋食禮云，孝孫其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其，注云丁未必亥，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太廟禮日用丁亥，若不丁亥，則用巳亥辛亥，苟有亥可也。鄭又云必用丁亥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為謹敬如此。丁亥自是祭祀之日，不專施於先農。漢文用此日耕藉祠先農，故後王相承用之，非有別義。殿中顧暉之議，鄭玄稱郊後吉辰，而不說必亥之由。盧植明子亥為辰，亦無常辰之證。漢世躬耕肇發，漢文詔云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斯乃開創之

令未親親載之吉也。昭帝癸亥耕於鈎盾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又辛丑耕懷魏之烈祖，實書辛未不繫一辰明矣。推晉之革魏，宋之因晉，政是服膺康成，非有異見者也。班固序亥云：「該闕於亥，且亥既水辰，含育爲性，播厥取吉，其在茲乎？」固序丑云：「紐牙於丑，丑土也。」漢朝迭選兼用，可也。參議用丁亥，詔可。

天文

案舊說：日有五蝕，謂起上下左右中央也。交會舊術：日蝕不從東始，以月從其西東行，及日於交中，交從外入者，先會後交，虧西南角；先交後會，虧西北角；交從內出者，先會後交，虧

西北角；先交後會，虧西南角。日正在交中者，則虧於西，故不嘗蝕東也。若日中有虧，名爲西子，不名爲蝕也。漢黃香曰：「日蝕皆從西，月蝕皆從東，無上下中央者。」春秋魯桓三年，日蝕貫中，下上竟黑，疑者以爲日月正等，月何得見日中？鄭玄云：「月正掩日，日光從四邊出，故言從中起也。」王逸以爲月若掩日，當蝕日西，月行既疾，須臾應過西崖，復食東崖，今察日蝕西崖缺，而東崖獨不掩，實爲大疑。先儒難日月以望蝕，去日極遠，誰蝕月乎？說者稱日有暗氣，天有虛道，常與日衡相對，月行在虛道中，則爲氣所食，故蝕也。雖時加夜半，日月當子午，正隔於地，猶爲暗氣所蝕，以天體大而地形小故也。暗虛

之氣，如以鏡在日下，其耀魄見於陰中，常與日衡相對，故當
星星亡，當月月蝕。今問之曰：星月同體，當月之蝕，星未嘗蝕，
其故何也？答曰：月為陰主，而當陽位，體敵勢交，自招盈損，星
之為物也，微具體，既無受蝕之地，其光亦不與弦望同形，又
難曰：日之夜蝕，驗於夜星之亡，晝蝕既盡，晝星何故反見？答
曰：夜食度遠，與所當而同，沒晝食度近，由非衝而得明也。

州郡

子顯齊書不如沈約而序州郡沿革獨不相下故并存之

揚州京輦神臯，漢魏刺史鎮壽春，吳置州牧八人，不見揚州
都督所治。晉太康元年，刺史周浚始鎮江南，元帝為都督，渡
江左，遂成帝畿云。

南徐州鎮京口，吳置幽州牧，屯兵在焉。丹徒水道入通吳會，
孫權初鎮之。宋氏以來，桑梓帝宅，江左流寓多出膏腴。

豫州，晉元帝永昌元年，刺史祖約避胡，自譙還治壽春。淮南
一都之會，地方千餘里，有陂田之饒。漢魏以來，揚州刺史所
治也。咸和四年，祖約以城降胡，以庾亮為刺史，治蕪湖。蕪湖
浦水南入，亦為險奧。劉備謂孫權曰：江東首建業，次有蕪湖，
毛寶為刺史，治邾城，為胡所覆。荊州刺史庾翼領州在武昌，
諸郡失主，荒民數千，無佃業。翼表移西陽新蔡二郡荒民，就
陂田於尋陽。穆帝永和五年，胡偽揚州刺史王浹，以壽春降，
而刺史或治歷陽馬頭及譙，不復歸舊鎮也。哀帝隆和元年，

袁真還壽春爲桓溫所滅溫以子熙爲刺史成歷陽孝武寧
康元年桓冲移姑熟以邊寇未靜分割譙梁二郡民置之淝
川立爲南譙梁郡十二年桓石虔還歷陽義熙二年劉毅復
鎮姑熟上表曰忝任此州實爲要地西界荒餘密邇寇虜北
垂蕭條土氣彊獷民不識義惟戰是習逋逃不逞不謀日會
比年以來無用不戰實非空乏所能獨撫請將軍張暢領淮
南安豐梁國三郡時豫州邊荒至乃如此十二年劉義慶鎮
壽春後常爲州治
南豫州晉康元年豫州刺史桓冲始鎮姑熟宋永初二年分
淮東爲南豫州治歷陽而淮西爲豫州治姑熟泰始二年治

歷陽三年治宣城及淮西沒虜復分淮東置南豫建元二年
太祖以吏民寡少分置兩州損費甚多省南豫左僕射王儉
啓江西連接汝潁土曠民希匈奴越逸唯以壽春爲阻若使
州任得才胡虜一動設防備禦此則不俟南豫假令慮或一
失醜羯之來聲不先聞胡馬倏至壽陽嬰城不能斷其路朝
廷遣軍歷陽已失先機孰與方鎮屹然軍府素備安不忘危
古之善政所以江左屢分三豫意亦有在太祖不從永明二
年割揚州宣城淮南豫州歷陽譙廬江臨江六郡復置南豫
州二豫分置以桑堞子亭爲斷
南兖州鎮廣陵漢故王國有江都浦水晉元帝過江建興四

年遣宣城公裒鎮廣陵，其後還江南，然立鎮自此始也。時百姓遭難，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為客。元帝詔使條名上有司，而江北荒殘，不可檢實。明帝太寧三年，郗鑒為兖州鎮廣陵，後還京口。是後或治盱眙，或治山陽。桓弘為青州鎮廣陵，義熙二年，諸葛長民為青州，徙山陽。時鮮卑接境，長民表云：「此蕃十載，釁故相襲，城池崩毀，荒舊散伏，邊疆諸戍不聞鷄犬，且犬羊侵暴，抄掠滋甚，乃還鎮京口。」晉末，以廣陵控接三齊，故青兖同鎮。宋永初元年，罷青并兖。三年，檀道濟為南兖州，廣陵因為州鎮，土甚平曠。刺史每以秋月出海陵觀濤，與京口對岸，江之壯濶處也。永明元年，刺史柳世隆奏尚書

符下，土斷條格，并省僑郡縣。凡諸流寓，本無定憇，十家五落，各自星處。一縣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東屆海隅，今專罷僑邦，不省荒邑，雜居舛止，與先不異。雖為區斷，無革游濫，謂應同省，隨界并帖。若鄉屯里聚，二三百家，井甸可修，區域易分者，別詳立焉。於是濟陰下邳，淮陽東莞，以散居無實土，官長無廩舍，四郡見省，民戶帖屬之。

北兖州鎮淮陰。地理志云：淮陰縣屬臨淮郡。郡國志屬下邳國。晉太康地記屬廣陵郡。穆帝永和，中北中郎將荀羨北討鮮卑，云淮陰舊鎮，地形都要，水陸交通，易以觀釁，沃野有開殖之利，方舟運漕，無他屯阻，乃營立城池。宋泰始二年，失淮

北於此立州鎮。建元四年，移鎮盱眙，仍領盱眙郡。舊領陽平一郡。陽平北對清泗，臨淮守險，有石蟹田，稻豐饒。永明七年，光祿大夫呂安國稱北兗州民戴尙伯六十人，訴舊壤幽隔，飄寓失所。今雖創置淮陰，而陽平郡無實土，寄山陽境內。竊見司徐青三州悉皆新立，並有實郡。東平既是望邦，衣冠所係，希於山陽盱眙二界間，割小戶置此郡，招集荒落，使本壤族姓有所歸依。東平既是此州本領，臣賤族桑梓，願立此邦。見許。

北徐州鎮鍾離。漢志鍾離縣屬九江郡。元徽元年置州防鎮緣淮。永明元年省。

青州。宋泰始初，淮北沒虜。六年，始治鬱洲。鬱洲在海中，週迴數百里，有田疇魚鹽之利。劉善明爲刺史，以海中易固，不峻城雉，乃累石爲之，高可八九尺。後爲齊郡治。建元初，徙齊郡治瓜步。以北海治齊郡故治，流荒之民，郡縣虛置。至於土著，蓋無幾焉。建元四年，移鎮朐山，後復舊。

冀州。宋元嘉九年，分青州置青州，領濟南等九郡。冀州領廣川等九郡。泰始初，遇虜寇，並荒沒。今所存者，泰始之後，更置立也。二州共一刺史，郡縣十無八九。但有名存。建元初，領東海一郡。

江州。鎮尋陽，中流衿帶。晉元康元年，惠帝詔荆揚二州疆土

曠遠有司奏割揚州之豫章、荊州之武昌等十郡，因江水之名爲江州。治豫章，庾亮都督六州，云以荆江爲本，校二州戶口，雖相去過半，江州實爲根本。表江州督豫州、新蔡、西陽二郡，治尋陽之湓城，接近東江諸郡，往來便易，何無忌表。司州弘農、揚州松滋二郡，寄尋陽，人民雜居，宜並見督。今九江在州鎮之北，彭蠡在其東也。

廣州鎮南海濱，際海隅，委輸交部，雖民戶不多，而狸獠猥雜，皆樓居山險，不肯賓服。西南二江，川源深遠，別置督護，專征討之，捲握之資，富兼十世，尉他餘基，亦有霸迹。江左以其遼遠，蕃戚未有居者，唯宋隨王誕爲刺史。

交州鎮交阯，在海漲島中，楊雄箴曰：交州荒遼，水與天際，接南夷寶貨所出，山海珍怪，莫與爲比。民恃險遠，數好反叛。越州鎮臨渾郡，本合浦北界也。夷獠叢居，隱伏巖障，寇盜不賓，畧無編戶。宋泰始中，西江督護陳伯紹獵此地，見二青牛驚走入草，使人逐之，不得，乃誌其處云：此地當有奇祥，啓立爲越州。七年，置百梁等九郡，以伯紹爲刺史，始立州鎮，穿山爲城門，威服狸獠。土有瘴氣殺人，漢世交州刺史每暑月輒避處高，今交土調和，越瘴獨甚。刺史常事戎馬，難以戰伐爲務。

荊州漢靈帝中平末，刺史王睿始治江陵。吳時西陵督鎮之。

晉平吳以爲刺史治陶侃爲刺史治沌口王敦治武昌其後或還江陵或在夏口氏陷襄陽桓冲避居上明苻堅敗復得襄陽太元十四年王忱還江陵江陵去襄陽步道五百勢同唇齒無襄陽則江陵受敵自忱以來不復動移含帶蠻蜚土地殷曠江左大鎮莫過荆揚周世二伯分陝故稱荆州爲陝西也

巴州 失二雍本一河

郢州鎮夏口舊要害也吳置督將爲魯口屯對魯山岸因名晉永嘉中荆州刺史山簡自襄陽避賊奔夏口依地險也泰元中荆州刺史桓冲移鎮上明表言氏賊迭死之日舊郢以

不無巴州
高帝建
二年置

光壁壘相望待以不戰江州刺史宜進屯夏口據上下之中義熙元年冠軍將軍劉毅以爲夏口二州之中地居形要按接湘川邊帶滇沔請并州刺史劉道規鎮夏口夏口城據黃鶴磯世傳仙人子安乘黃鶴過此上也邊江峻險樓櫓高危瞰臨沔漢應接司部宋孝武置州於此以分荆楚之勢司州鎮義陽宋景平初失河南地元嘉末僑立州於汝南縣瓠尋罷泰始中立州於義陽郡有三關之隘北接陳汝控帶許洛自此以來常爲邊鎮領義陽等四郡元徽四年又領安蠻郡雍州鎮襄陽西晉荆州都督所治也元帝以魏該爲雍州鎮

鄖城襄陽別有重戍庾翼爲荊州謀北伐鎮襄陽自永嘉亂襄陽民戶流荒咸康八年尙書殷融言襄陽石城疆場之地對接荒寇諸荒殘寄治郡縣民戶寡少可并合之朱序爲雍州於襄陽立僑郡縣後沒苻氏氏敗還南復用序爲雍州襄陽田土肥良桑梓野澤處處而有及郗恢爲雍州舊民甚少新戶稍多宋元嘉中割荊州五郡屬之遂爲大鎮控蠻帶沔阻以重山北接宛洛平塗直至跨對樊沔爲鄢郢北門部領蠻左故別置蠻府焉

湘川鎮長沙郡湘川之奧民豐土閑晉末嘉元年分荊州置有睢爲刺史此後三省輒復置至今爲舊鎮南通蠻表唇齒

荆區

梁州鎮南鄭魏景元四年平蜀所置也晉末嘉元年蜀賊沒漢中刺史張光治魏興三年還漢中建興元年又爲氏楊難敵所沒桓温平蜀復舊土後爲譙縱所沒縱平復舊每失漢中刺史輒鎮魏興漢中爲巴蜀扞蔽故劉備得漢中云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是以蜀有難漢中輒沒時沒時復戶口殘耗後氏虜數相攻擊關隴流民多避難歸化於是民戶稍實州境與氏胡相隣亦爲威重之鎮秦州跨帶隴坂晉武帝泰始五年置中原亂沒胡穆帝末和十一年桓温以氏王楊國爲秦州刺史未有民土孝武泰元

十四年、雍州刺史朱序始督秦州、寄治襄陽、是後雍州刺史常督之、隆安二年、郭銓始爲梁南秦州刺史、寄治漢中、自此梁州常帶南秦州、元興元年、以苻宏爲北秦州刺史、屬荊州都督、義熙三年、以氏王楊國爲北秦州刺史、州名雜出、按秦州爲南秦、氏爲北秦、十四年復置東秦州、以劉義真爲刺史、益州鎮成都、魏景元四年所治也、開拓夷荒、稍成郡縣、如漢之末、昌晉之漢山之類也、蜀侯擘杜以來、四爲偏據、故諸葛亮云、益州險塞、沃野天府、劉頌亦謂成都宜處親子弟、故立成都王、穎竟不之國、三峽險阻、蠻夷孔熾、西通苻苒吐谷渾、亦如武威、張掖爲西域之道也、方面疆鎮、塗出萬里、晉世以

處武臣、宋世亦以險遠、諸王不牧、秦始中、成都市橋忽生、小洲始、康人邵頌有術、數見之、曰、洲生近市、當有貴王、臨鎮末明二年、始興王鑑爲刺史、州土瓊富、西方之一都焉、寧州鎮建寧郡、本益州南中、諸葛亮所謂不毛之地、道遠土瘠、蠻夷衆多、齊民甚少、諸爨氏強族、恃遠擅命、數有土反之虞、

史緯卷一百十三終

